

方寸虚构

六横岛上买枇杷

胡飞

五月的舟山，枇杷已经上市。

余庆在六横岛出差，一个人在路边饭馆吃完晚饭，顶着时有时无的毛毛雨去散步。在六横路中段，他看到路边有一个瘦瘦的中年女子，在一家理发店门口加装的门檐下卖枇杷，旁边放着一个摊贩常用的复读式喇叭，反复播放着她录好的吆喝声：“新鲜枇杷，六块钱一斤……”余庆想去买一些她的枇杷，不过由于刚吃完饭，肚子还挺饱，他想等散步差不多结束时再找她买，那时也不迟。

余庆往前走到东海路向右拐继续散步，一直走到东海路尽头才开始折回，散步时间刚好控制在二十分钟以内。另外，在东海路的尽头，有一个饭馆的老板娘，很像电视剧《楚汉传奇》里的曹氏，几年前，他第一次去这家店吃饭时，跟老板娘说了她和扮演曹氏的于明加很像，老板娘很是开心。几年过去了，不知道这家店有没有换了主人，他想路过那家店门口时顺便看一眼。不过，在离那家店十几米的地方，他还是停了下来，感觉为了确认这么一件事而走过去似乎有些奇怪。

余庆沿着东海路往回走，走到新菜场路路口，被一筐很大的枇杷吸引了目光。不过余庆马上发现紧挨着摊贩旁边那一家的枇杷也同样很大。该去哪一家问价呢？

余庆纠结了几秒钟之后，走到最开始吸引住他的枇杷摊前，向这个枇杷摊的主人、一个胖胖的中年妇女询问，“老板，多少钱一斤？”“十五。”“啊，这么贵。刚才那边有一家只要六块。”“她家的枇杷没有我的这么大。”余庆承认，那个瘦瘦的女人的枇杷确实没有这一家的大。

余庆心里犯了难，买眼前这家的枇杷，会让他觉得自己食言，因为刚才自己在心里说过一会儿回头要买那个瘦瘦的女人的枇杷，天这么晚，她在人家的门檐下撑着伞卖枇杷，旁边还带着一个几岁的女儿，看起来很是不容易。

不过眼前这个胖女人应该比那个瘦女人更不容易，瘦女人看起来应该是本地的，摘了自己家的枇杷出来卖，补贴一下家用。而这个胖女人看样子就是外地的，她应该是从哪里进了货，又来这摆卖的，如果生意不好，可能就要亏本，家里的孩子可能就要跟她一起过比较艰难的生活。“想要的话，可以十三块一斤卖给你。”胖女人又说话了。到底要不要买她的枇杷，余庆还没有想清楚，只好说：“我还是觉得有点贵，我再看看。”“好的，没关系。”胖女人并没有表现出不愉快。

新菜场路和六横路是紧挨着平行的两条路，余庆顺着新菜场路继续往回走，在将军山路路口，他又看到一排卖枇杷的人，离他最近的是一对老人家。为了少些对比和选择，这回他甚至没有看别的摊贩，直接朝那对老人家走过去问价。“十五块一斤。”那个奶奶说。“能不能便宜一点？”“你看我们的枇杷这么大，我们年纪也这么大，不容易的，年轻人，你就不要讲价了。”余庆又抬眼看了一下眼前这位白发苍苍的奶奶，不再说什么，他随便挑了一小筐，让他们称一下，三斤八两。老人家又拿了两三个枇杷凑了四斤。余庆扫码付了钱，起身回酒店。

回酒店路上的最后几百米，他把四个女人在他的脑海里回想了一下。年轻守寡、独自经营酒肆的“曹氏”；寄人檐下、带女儿卖枇杷的瘦女人；谋生他乡、沧桑而黝黑的胖女人；老而清贫、卖枇杷养老的老妇人。他觉得这四个女人的艰难指数应是次第增加的。

这下他不再觉得对不起前面那两个卖枇杷的女人了，毕竟讨生活的老人家才是最不容易的，他照顾到了最应该被照顾生意的人。

似水流年

杨梅最甜，父爱最长

衣衣布舍

杨梅，是我此生吃过最好吃的水果。父亲从前总这样说，如今的我也这样说。

红得发紫的杨梅盛在素净的白瓷碗中，点缀几片翠绿的枝叶，瞧着就是一方养眼的小景。捏起一颗放入口中，舌尖轻轻一碾，酸酸甜甜的汁水伴随着清悠果香瞬间溢满口腔，把五脏庙安抚得妥妥帖帖。这一刻，总会心生感慨：人间虽苦，活着真好。

年少时物资匮乏，水果是难得的奢侈品。每逢初夏杨梅成熟，闷热的梅雨天气里，偶尔能听见巷口悠长的吆喝：“卖杨梅喽——”

只要父亲在家，总会嘱咐母亲：“买点回来，给两个孩子尝尝鲜吧。”

母亲便从自制的旧布钱夹里，小心翼翼抽出几毛钱。而我，总会快步从碗橱里挑出一个大的白瓷碗，屁颠屁颠跟在母亲身后。

路边的树荫下，早已围满了买杨梅的邻里。有问价的，有还价的，梅农一遍遍叮嘱：“别用手碰，杨梅娇嫩，一碰就出水。”一担鲜红的杨梅，瞬间让沉闷的梅雨季、寂静的村落热闹又鲜活。

母亲从不买多，每次只买一斤多点。梅农熟练地把白瓷碗放在秤盘上称重，再倒杨梅入碗，吊秤砣的绳子在秤杆上挪来移去，一边笑着招呼：“算你一斤半，你看秤尾翘上天了！”母亲总会认真地打量秤杆，最后让对方多添几颗杨梅，才满意归家。

我捧着稀世珍宝般的杨梅，早已不知道咽了几回口水。母亲先挑出几颗最好的，恭敬地供在灶王爷前，余下的仔细均分，兄妹俩一人一份。她同时叮嘱我们，今年已经尝过鲜了，往后不许再嘴馋惦记。

我心底却知晓，外婆家隔壁的邻里，只因母亲曾经帮过对方大忙，每年总会送一碗杨梅

过来。所以每逢杨梅季，我们总能吃两回杨梅。

我细细捏起一颗，小口小口慢慢品尝，连最后的果核都不舍得浪费，一并咽入腹中。

父亲瞧我吃得一脸满足，他的笑意更甚，打趣道：“你个贼拉囡（家乡话，指贪吃的小囡），这么爱吃酸，将来定是个大懒汉。”

我连忙辩解：“一点都不酸，你尝尝！”

说着便硬塞一颗到父亲嘴里。只见他瞬间皱眉咧嘴，连连喊酸。那时的我，信以为真，真的以为父亲天生不爱吃酸、不爱吃杨梅。在我心里，勤勉一辈子的父亲，向来不爱口舌之欢。

后来土地承包到户，惜地如金的父亲，特意在自家地里栽了五棵杨梅树：三棵红杨梅，两棵荔枝杨梅。

果树初次挂果那年，我终于懂了深藏多年的父爱。

父亲把最饱满、最甘甜的杨梅尽数挑给我们姐弟，剩下那些酸涩偏小的果子，自己吃得津津有味。我拿起一颗父亲特意留给我们的上等杨梅入口，竟酸得眉眼紧皱，难以下咽。

那一刻，我骤然醒悟。

原来父亲从不是不爱吃杨梅、不是怕酸。他只是把所有最甜的滋味，悉数留给了他的孩子。

如今我们已经实现水果自由，杨梅紫得透亮，酸甜依旧。

流年匆匆，岁月不居。如今，我亦逐渐步入老年，回忆攒了满满一腔。每逢杨梅成熟的夏日，看见一碗紫红鲜亮的杨梅，总会想起父亲，想起被父爱包裹的旧时光，眼眶依旧温热发酸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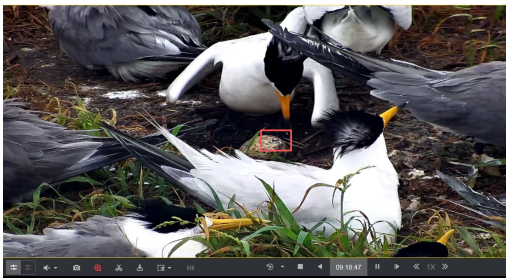
岁岁杨梅如期至，我那苦了一辈子的父亲离去已整整十年。

岁月匆匆，果香依旧，唯独父爱，只剩余生漫漫思念。

心灵隽语

Z14 的生命之路 ——记录一只中华凤头燕鸥破壳前的32小时

张剑



初期只破了一个小孔的鸟蛋

按照中华凤头燕鸥的产卵时间，6月15日将会有3巢雏鸟出壳，分别是Z13、Z14和Z15（编号），应该是繁殖季以来最多的一天。在我们的严密监测下，Z13和Z15都顺利出壳了。Z14迟迟没有动静，我们专门调了一个监控24小时监测。

6月15日13:28，我看见蛋壳有一个小孔了，赶紧在群里说了下：14有一个小孔了。按照原先的经验，一般一两小时雏鸟就会出壳，可等到15:43，还没出来。我急了，问：这么久还出不来？18:01，我又在群里问：14出了吗？监测员回复我说还没破壳。

6月16日早上8:18，我在群里说：看来14出不来了，刚才看了还是个小孔。我寻思着，比昨天大了一点，是不是发育得弱？我@了陆老师，问这种情况是不是没希望了。9:18，看了一下，还是一个小孔。12:35，监测员发了一张14的截图，还是个小孔，说从昨天下午两点就是这样。陆老师说：那应该出不来了，可惜了。我抱着不放弃的心说：再看看情况，也可能是昨天早上游隼原因，出壳的关键时候。

14:48，我又在群里自言自语说：14到现在



破壳而出的中华凤头燕鸥雏鸟

还孵着也是奇怪。16:28，我看监控，发现小孔变大了，截了个图发在了群里，希望又燃了起来。20:58，在问当天繁殖的情况时，我还说：14好坚挺。监测员回复我说：19:00的时候看还是蛋。

6月17日早晨6:37，监测员群里发了图说：14出壳了。那一刻，一种无言的感觉涌上心头，真不容易。

7:30到了办公室，打开电脑，得益于我们强大的“智慧鸟岛”管理系统，可以翻昨天的回放，我一帧一帧地看着，生怕错过它破壳的瞬间，我要找出它准确的出生时间。大多时候，蛋都在亲鸟的身下看不见。6月16日19:40，是一颗蛋，直到我看到21:09，亲鸟起身的时候，我完整地看见了雏鸟。我把它的蛋壳看了又看，真想上去把它拿下来，研究一下，看看那里面藏着什么样的生命密码；我真想把那只不抛弃、不放弃的亲鸟抱住，感谢下它的坚持，也让我们一直坚持。

32小时，Z14给我们人类上了生动的一课，在我们想要抛弃、想要放弃的时候，往往希望就在这这时出现。也许再坚持一会儿，生命的奇迹就会来临，人生的路也会改写。

照片由作者提供